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孫子十家註卷十

賜進士及第署中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署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大驥同校

地形篇

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

王哲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 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 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通典作掛非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邱陵也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梅堯臣曰。平陸也。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

通典作居通地

先居高陽。通典先下有利糧道三字以戰則利。

曹公曰。寧致人。無致於人。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

已先據高地。分為屯守於

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已糧道也。

李筌曰。先之以待敵。

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

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

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

賈林曰。通形者。無有岡坡。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

高易于望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

梅堯臣曰。先據高陽。

利糧通阨。敵人來至。我戰則利。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先

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高居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

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為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

通典者

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

通典無

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

作曰

往難以返。曰挂。

杜牧曰。

挂者。險阻之地。

若字

與敵其有犬牙相錯。動有掛礙。

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

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陳皞

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

杜佑曰。

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

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為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

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賈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

李筌曰。支者。兩

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陳皞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偽去引敵。半出而擊。王皙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逃。且詭之。令必出。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為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

通典者

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

盈滿也。

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公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

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為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陳皞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同曹公註。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為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險形者，通典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此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杜佑曰。地險先據。不可致於人也。李筌曰。

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為。必居高陽。

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

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峭澗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

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

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王皙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

先據虎牢。以待竇建德是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况險阨之所。豈可以

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

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

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

不惟戰便。亦無水滂之患也。

遠形者。通典作勢均。通典作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公曰。挑戰者。延敵也。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不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因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延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皞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為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皙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

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

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張預曰。凡此六敗。皆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公曰。不料力。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為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王皙曰。不待鬪而走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曹公曰。吏不能統。故弛壞。杜牧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圯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剄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為。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王皙同曹公註。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圯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

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強卒弱曰陷。

曹公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

強陷也。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

陳皞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關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

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強

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皙曰。爲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

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李筌

曰。將爲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

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

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

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

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陳皞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平之勇怯，強與敵鬪，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皙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鷄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樂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史黡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曹公曰：「為將若此，亂之道也。」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杜牧曰：「言吏」

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為。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王皙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為將若此。自亂之道。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為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強盛。元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牢之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北道也。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為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

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趨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為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為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曹公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銳。前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為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又陳皞曰。天時不如地利。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王皙曰。兵道則在人。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通典作計極險易利害遠近御覽同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道。王皙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為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張

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違士眾。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戰可也。失戰勝之道。必無

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皙曰。皆忠以為國也。

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

罪也。見其戢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為身也。

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

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

陳皞曰。合猶歸也。

梅堯臣曰。寧違命而

取勝。勿順命而致敗。

王皙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

張預曰。進退

違命。非為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為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王皙曰。以仁恩結人心也。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也。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

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并用。然後可以為將。可以統眾也。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悖逆之心。不可用也。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形。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撫。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椽辭屈。黃蓋請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